

民胞物與  
Minbaowuyu

38期  
Issue no. 38

2020 年秋季  
Autumn 2020



疫症中看世情  
*The World in the Pandemic*

學生記者的「生命採訪」  
Students Explore Philosophy of Life

德國遇上 COVID-19：是公共衛生還是道德問題？  
COVID-19 in Germany: A Public Health or Moral Issue?

  
B&P GROUP

保華生活教育集團學術及社會事務期刊  
B & P Group Academic and Social Affairs Magazine

# 目錄 Table of Contents

## 3 編者的話 From Editor

### 封面專題：疫症中看世情

### Cover Feature: The World in the Pandemic

- 4 學生記者的「生命採訪」  
Students Explore Philosophy of Life
- 7 愛點燃疫情盡處的光  
Love Brings Light to the Pandemic-Hit World
- 10 New York City: How Did the “Center of the Universe” Become the Global Pandemic Epicenter?  
「宇宙中心」紐約市如何變成全球新冠病毒中心？
- 14 德國遇上 COVID-19：是公共衛生還是道德問題？  
COVID-19 in Germany: A Public Health or Moral Issue?
- 18 疫情中看以色列「族群歧視」  
A Glimpse into “Racial Discrimination” in Israel during the Pandemic

## 開卷有益 Reading Is Valuable

- 23 關注世界大變局  
A Close Look at the Turning Point in History
- 25 探究關鍵概念  
Explore Key Modern Concepts



出版人	保華生活教育集團有限公司	Publisher	B & P Holdings Ltd.
編輯委員會	主編：鄭偉鳴（耀華教育管理有限公司） 成員：呂子德（耀華教育管理有限公司） 陳敏（耀華教育管理有限公司） 梁柏頌（耀華教育管理有限公司） 葉懷峰（耀華教育管理有限公司） 廖志恒（耀華教育管理有限公司） 鄭重明（耀華教育管理有限公司） （按姓氏筆劃排序）	Editorial Board	Chief Editor: Terry Cheng (Yew Wah Education Management Co. Ltd.) Members: Sherman Chan (Yew Wah Education Management Co. Ltd.) CM Cheng (Yew Wah Education Management Co. Ltd.) Freeman Ip (Yew Wah Education Management Co. Ltd.) Fife Leung (Yew Wah Education Management Co. Ltd.) Hank Liao (Yew Wah Education Management Co. Ltd.) Troy Lui (Yew Wah Education Management Co. Ltd.) (In alphabetical order of surnames)
採編	麥素碧（耀中教育機構） 黃為國（耀華教育管理有限公司）	Editorial:	Catherine Mak (Yew Chung Education Foundation) WK Wong (Yew Wah Education Management Co. Ltd.)
平面設計	方子聰（耀中教育機構）	Graphic Designer	Paul Fong (Yew Chung Education Foundation)
顧問	沈旭暉（Roundtable） 馮可強（香港政策研究所） 曾潔媚（保華基金會） 葉詠琴（耀華教育管理有限公司） （按姓氏筆劃排序）	Advisors	Andrew Fung (Hong Kong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 Simon Shen (Roundtable) Carol Tsang (B & P Foundation) Winnie Yip (Yew Wah Education Management Co. Ltd.) (In alphabetical order of surnames)



### 疫情的教益與反思

#### A Lesson from and Reflections on the Pandemic

新冠病毒病在全球肆虐，無差別攻擊人類，在不同地區、階層、年齡均造成死亡。許多年輕人因長輩，甚至同輩的離世，被逼提早面對「死亡」問題。以不正確的態度面對死亡，不但影響人們短期的心理健康，還可能造成一輩子的問題。有鑒於此，中國內地的耀中與耀華學校在疫情期間安排了一次對不同文化中的死亡哲學的學習，讓學生探討這「人生大事」。今期《民胞物與》有關這活動的報導，用了一句話來總結同學受到的觸動和共鳴：珍惜生命，活好當下。或許，這是新冠病毒病大流行給人類一個很大的教益。本刊今期還組織了一批文章，由在中國內地、美國紐約、德國和以色列生活的人，就疫情相關的多方面談論他們的感想與反思，頗能發人深省。

本機構旗下的活學文教有限公司近期出版了兩本專書《三百年的拐點 中國和美國的回應》與《現代關鍵概念的翻譯——貌合神離抑或心心相印》。兩本書雖然題材大不相同，但都交集到在這三百年西方文化霸權的拐點出現之際，中國如何對應這問題——前者在管治，後者則在文化方面着眼。本刊今期刊登了兩書各自的前言或編者語，讓讀者對其出版意向有所了解。

The coronavirus has attacked humans indiscriminately regardless of region, social class or age, causing deaths. Because of the decease of their seniors and even peers, youngsters have to face the issue of “death” earlier than normal. To deal with it in an inappropriate way, people may not only have their mental health affected in a short term, but may also incur problems for life. In view of this, Yew Chung and Yew Wah schools on mainland China during the pandemic organized a study project about philosophy concerning death in different cultures to allow students to explore this “major event of life”. The report of this project, carried in this issue of *MBWY*, sums up the feelings of the participating students as “cherish life and live in the present moment”. Perhaps this is a precious lesson that the COVID-19 pandemic has taught humans. This issue also runs articles, contributed by persons who have lived on the mainland, in New York, Germany and Israel, discussing their experiences of and reflections on various aspects of the pandemic in these places which are quite thought-provoking.

Living Learning Culture and Education Company Limited, affiliated to this Group, has recently published two books – *A Turning Point in 300 Years: How China and US Respond* and *Key Modern Concepts in Translation – Divergence or Convergence?* Though the two differ greatly in contents, they converge on the question of how China responds to a turning point in the recent 300 years with the ending of Western hegemony over the world – the former regarding governance and the latter culture. This *MBWY* issue prints the preface or editor’s note of the books to let readers have a grasp of the publications’ intents.

## 學生記者的「生命採訪」

# Students Explore Philosophy of Life

香港耀華國際教育機構新媒體部主筆 陳竹沁

Nil Chen, Chief Writer, New Media Divis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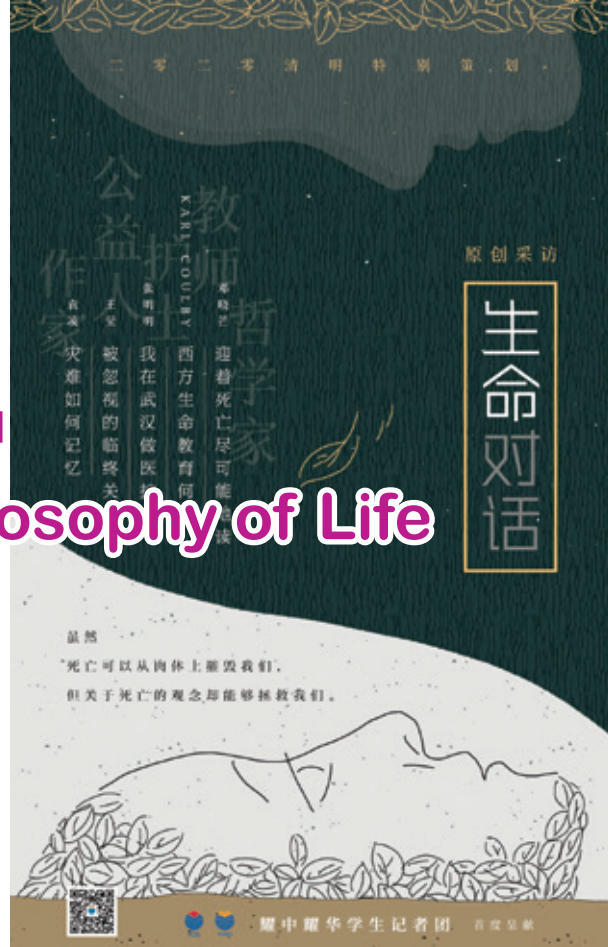
Hong Kong Yew Wah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Foundation

清明節是中國傳統的春祭，新冠病毒病疫情帶來的災難還未完全過去的2020年清明節，對人們來說意義尤為特殊。在討論4月份新媒體部的專題策劃時，我們都覺得要做些事來寄託哀思，同時也帶給孩子生命關懷的教益。

既然生命從頭到尾就是一場學習之旅，學生何不自己來探索死亡的命題呢？這次，我們讓學生當上記者，尋找合適的專家學者，談談不同文化中的死亡哲學。

仰仗過去做記者時的經驗，我很快擬出一份受訪者名單：援助武漢金銀潭醫院的重症醫學科醫生、臨終關懷或癌症患者組織的服務提供者、教授死亡哲學的中外教授、以死亡為創作母題的作家……新媒體部主管樊素則撰寫記者團招募信，並聯絡各校區校長，得到他們的鼎力支持。

只消周末兩天，六個校區11名學生記者火速敲定。老師所推薦的學生，個個都善於思辨和表達。其中，北京耀中的全祉璿同學曾經流露過對記者職業的嚮往，當他發現老師竟惦記着這一點時，興奮和感激溢於言表，這對我們兩位策劃者來說也是莫大的鼓舞。



耀中耀華首次組織學生記者團，以採訪形式探討生死  
The newly formed Yew Chung and Yew Wah reporter group explores the philosophy of life

定下專題策劃時間表時，我們才發覺到，我們正在嘗試的無異於一場小型專題研習，那是有關死亡與生命的哲思，有關附近與遠方的痛苦，有關真相和集體記憶的認知。它們也統統都是我在疫情下的困惑所在。

也正因此，這兒沒有傳統意義上的老師和學生，我們都是好奇的提問者，有的是「生命影響生命」的體悟。當我們第一次相識，我隔着電腦螢幕，聽到孩子袒露自己對死亡的理解時，他們的敏感和睿智深深打動我，這些也都寫在稿件的編者按裏：

四年前的冬天，啟軒的爺爺過世，他第一次看到堅強的父親落淚，第一次對死亡感到非常畏懼。最近課堂要求做新冠肺炎統計圖，一想到每個新增死亡資料背後代表着一個鮮活的生命和家庭，那種可怕的感覺又回來了；

紫淇見過鄉下的葬禮，親戚扶棺喪哭，嗆啞聲聲震耳，她的內心沒有感到太多波瀾。當死亡更多成為新聞中的名單和數字，她開始憂慮這是不是人類正常應有的情感。她問家人：人為甚麼會害怕死亡？卻被說成「不懂裝懂故作深沉」；

酷愛 NBA 的豐碩，不能不為球星科比的突然離世感傷。他知道「偉人會活在人們心中」，但也會想，對另一些人而言，卻是永遠失去了親切的家人和朋友。他覺得，死不可怕，可怕的是留戀遇見的人和做過的事；

曉燭出身佛教家庭，相信靈魂和因果輪回，對死亡更為釋然。她曾在半夢半醒中見到死去的姥姥，由此感念：「姥姥她多愛我啊」；

可瑋認為，求生欲是人類進化過程中的本能，但在更高層的思想意識下，精神會對抗欲望，捨生取義。她讀過史鐵生的《我與地壇》，記住了其中一句話：死是一個必然會降臨的節日。

兩次工作坊中，我們所能傳授的僅是最基本的技巧，包括約訪、撰寫採訪提綱和電話採訪，真正讓我感動的還是孩子點點滴滴的真情流露：為約訪受阻或郵件石沉大海而心焦，為敲定採訪而欣喜萬分，為採訪中的緊張或失誤一時沮喪，又在檢討的過程中得到更多激勵。

每個小組都勇於挑戰自己，一開始都嘗試跳出我的推薦名單，提出他們想採訪的對象。上海耀華臨港校區的馮可瑋爸爸媽媽主動提供幫助，初步聯繫了桐鄉一家養老機構進行線下採訪。雖然在我們共同商量後，最終放棄了這個選題方向，但他們積極主動的態度，和迅速應變的能力，都值得稱道。

青島耀中的高雅和劉豐碩同學，也是先通過家人介紹，擬採訪當地醫院的醫護人員。後

來我將援助武漢金銀潭醫院的上海醫生鍾鳴的微信介紹給兩位同學，他們在微信與鍾醫生做了交流。他們為鍾醫生的回覆感到激動，卻擔心他的身心狀況是否適合談論如此沉重的話題。到最後一刻，這個邀約擱置了，兩位同學轉而採訪了在該醫院「二線」援助物資的護士張明明。心貼心的交談，帶給二人共情的震撼，久久難以平息。

廣州耀華黃紫淇和趙培均同學的約訪同樣一波三折，給香港中文大學教授和美國耶魯大學教授的郵件都石沉大海。在北師大教授「生死課」的陸曉婭老師則給他們出了一個考題：他們提出一個問題，據此決定是否接受採訪。小組連夜討論，最後選定了一個影像傳播的倫理問題時，陸老師婉拒了採訪，並提醒道：「提問要符合受眾角度」。這次經歷讓他們意識到，與其硬去「修飾深奧繁瑣的大視角」，更應該回歸高中生的視角，回歸內心。

這樣的一封採訪函，最終叩動了哲學家鄧曉芒教授。他在回信中指出：電話訪談未必是好主意，那通常只會獲得一些浮面的知識和印象，如果真想有所收穫，了解他們這一代人是如何在毫無意義的生活中賦予人生以自己的意義，那就只有「讀書、讀書、再讀書！」他還談到自己在疫情中的作息安排和看書寫作計劃，將之稱為「生命中的最後一搏」。

機構新媒體部為學生記者安排工作坊  
New Media Division organizes workshops for the student reporters

## 耀中耀華記者團 生命訪談 第二次討論會



機構新媒體部



參與武漢抗疫的護士張明明  
Zhang Mingming, a nurse working at a hospital in Wuhan

面對這樣誠摯的回信，我們怎能不動容呢？沒有現成的答案，書籍也只是開通思想借力的鑰匙，最終還是要「活出」自己的生命。可以說，死亡是每個人的母題，你可以選擇延宕和忽視，但終將會迎面與它相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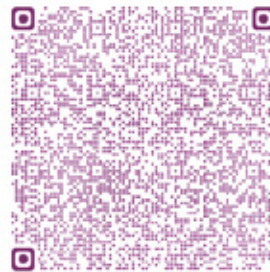
猶記得我們最初徵求耀中耀華首席教育總監呂子德博士意見時，他不無擔憂：這是一個非常大膽的想法，畢竟東方文化忌諱直接談論死亡，家長能否理解和支持呢？最後給我們最大欣慰的回饋卻來自家長，廣州耀華家長海燕媽媽在轉發學生記者團採訪成果時留下了這樣一句推薦語：「一所有追求的學校，應該將封閉的課堂擴展為公共教育。」

也有讀者在公眾號留言，分享和紫淇描述的送葬場景類似的經歷和情感共鳴：「既然有幸活着，何必急着死亡，既然死亡必然來臨，又何必為生者增添苦痛。」

紫淇自己是這樣看待這次採訪的：「這不僅是一次針對生死命題的探索，同樣也是在與自我不停碰撞，鍛煉自己的批判能力。當下的我們只是囫圇吞棗般從各處收集資料，憑着我們幼稚的思考方式，去表達這個年齡段的孩子如何看待生與死，而它終究並沒有所謂的正確思路或者答案，敢於探討生死便是我們很大的進步。」

通過這次採訪實踐，同學對死亡的認知，不敢說有多大程度的翻新，但從各自採訪對象的講述和故事中，他們所受到的觸動和共鳴，比之以往更為鮮活和強烈。用一句話說，就是：珍惜生命，活好當下。

掃描二維碼，查看發佈在機構公眾號上的記者團作品



China's Qingming Festival which mourns the dead took on a special significance this year amid the COVID-19 pandemic. The New Media Department of Hong Kong Yew Wah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Foundation came up with a project to study "death and life". Students across Yew Chung and Yew Wah schools were recruited as reporters to do interviews regarding the topic. Eleven of them, divided into groups, talked to a philosopher, a writer, a nurse, a charity leader and a teacher separately to find out their experiences and perceptions about death and life.

Through the project, the students not only experienced the challenges and sense of accomplishment of reporters, but also gained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various professional fields and how the practitioners live their lives.

One participant Nancy said, "This event is not only an exploration of the proposition of death and life, but also a self-reflection of the issue, training of critical thinking. That we dare to explore life and death itself is a great progress."

Through this reporting exercise, the students presented many touching stories, and at the same time learnt to cherish life and live in the present moment.

# 愛點燃疫情盡處的光 Love Brings Light to the Pandemic-Hit World

武漢樓宇外牆顯示打氣字句  
Buildings in Wuhan light up with cheer up slogans

楊寶玲 中國居民  
Yang Baoling, Chinese Citizen

「權利與擁有的鬥爭，愚昧與偏見的爭鬥，若這裏戰爭到最後怎會是和平？」驅車在高速公路，臨近隧道口，圓形山洞由小變大，血盤大口將我吞噬。廣播恰好響起 Beyond 的《Amani》，我眼淚漣漣而下。想到疫情發生的日子，好像已經是很久之前的事了。

## 離別

臘月二十九日，豬年最後一個工作日結束。窗外看出去，街上來往行人已經寥寥，如同稀疏的螢火蟲在天空亂劃。疫情陰霾下，大家依然難掩新春的喜悅，相互祝福，然後匆匆離開。揮別同事後，我看到一隻小老鼠蹲在電梯路口的正中央。它瑟瑟發抖，我也不敢妄動，相互瞪視了五分鐘，我選擇繞道而行。我往回瞄了一眼，它用小爪子搓了搓臉，依舊蜷縮在那裏。

繼武漢封城後，全國各地都相繼出現新冠肺炎病例，恐懼、猜疑和責備在人群中迅速蔓延。不得已，正月初十，把婆婆和女兒從深圳送往相對安全、平靜的家鄉，一個位於粵西的江邊小鎮。臨別時突然有一種生死難料的感覺。「返程不知道會是甚麼時候……」丈夫悻悻地笑着說道，人到中年，第一次面臨生死離別竟是因為疫情。

有關疫情的紛爭加劇了我們對時局不同尋常躁動的不安。過去一年，從對岸本土勢力的躍升、中央取消台灣自由行簽證，再到從美國挑起的貿易戰、深圳隔鄰青年的情緒湧動，以至中外媒體人的約架直播，中國大陸似乎陷入內外交困。我們倆想到接下來的幾年也許會有硝煙，只希望不到三歲的女兒快快長大，能照顧好自己，抑或是乾脆不要長大。女兒倒是對回老家很興奮，或許兒童天生具有電影《美麗人生》中約書亞的天真，她會相信分離與戰爭不過是一場捉迷藏遊戲，只要我們是這麼說的。

## 距離

四月，基本已經習慣了疫情的陪伴，新增數字跳轉至國外。社區還是封閉，和親人朋友只能透過各種遠端語音聊天。我和海外的老友聊了很久，之前托他們購買口罩，沒想到藉此重拾了分別多年的友情。我還與在老家的女兒語音對話，女兒似乎並不想念我，背景聲是她和表姐妹打鬧的小脾氣，隔着螢幕都能感受到她想要掐掉電話的衝動。

整整一個月了，早上 8 點送丈夫去他的公司，一直等到下午 6 點，我都在車上辦公。自己的公司許久沒有回去了，距離遠了。當



疫情下的家鄉田間（作者攝）  
The author sends her young daughter (right) to their native village in western Guangdong (photo by the author)

然還有更遠的，鄰居被告知公司破產，再也不用回去了。沒有女兒的周末，修剪下花草，搬弄下廚具，整理下舊日記，我離自己近了些。有一天我躺在沙發看電影，丈夫突然說：「我們休假回老家吧。」難得丈夫有時間重溫故鄉的生活，我倆甚至一起發現了新去處，在山腳下的荒蕪的草地追着牛奔跑，在池塘邊釣魚，和漁民一起在海邊趕海，和親人朋友喝着小酒暢聊至凌晨。那兒的居民完全沒有市井氣，龐大的家族成員間相互扶持，暢所欲言；臉上的口罩並沒有隔絕人與人之間的情感，街上的行人相互招呼——這裏就是一個桃花源。

人與人的感情，會因為信任而拉近距離，會因為不信任而漸行漸遠。春節期間，武漢一個社區的居民開窗隔空合唱《我和我的祖國》、《歌唱祖國》，氣勢雄渾，悲壯無比，瞬間戳破病毒下的死寂。視頻在國內外網站傳播，我在牆外一條一條看 YouTube 下的留言，很多外國朋友的鼓勵話語讓人感動，但我更慶幸沒有翻出一些懷揣惡意的評價，例如，會不會有人認為這是一場官方要求的表演？

想起來也真是可笑，我向來自豪於不以惡意揣測他人，在這種小事上卻以小人之心猜忌一番。但這一年在海量的國外有關香港問題、台灣問題、新疆維吾爾族問題、南海問題、新冠病毒源頭與封城侵害人權等指控中，認知上中國和世界的距離有多遠？

## 狂歡

近期，中國公司擁有的短影音社交應用媒體抖音在美國的營運遭封殺；美國政府要求在 72 小時內關閉中國駐休士頓總領事館，總領事館的工作人員燃起一把火，燒毀了那些帶不走的資料。這把火，就是輿論狂歡晚會中的篝火，越燒越旺。爭吵雙方各執己見，一方「民主、人權、平等、自由」概念詞迴圈使用，一方流露對「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的無奈。官方媒體、民間媒體；紙媒體、自媒體、新媒體，各抒己見，眼花撩亂，輿論在風口浪尖處狂歡。

輿論戰中的核心是意識形態的話語權，其中的關鍵是「政治正確」。卡尼曼在《思考，快與慢》認為人類有快與慢兩種作決定的方式。系統一是快系統，依賴情感、記憶和經驗迅速對眼前的情況做出反應，但很容易令人上當，任由情感的錯覺引導做出錯誤的選擇。系統二是慢系統，通過調動注意力和邏輯來分析和解決問題，它比較慢，不容易令人出錯。但是大眾是懶惰的，經常走捷徑，直接採納系統一的直覺判斷結果。

美方的發力點在系統一，使用長期形成的軟實力，塑造所謂普世價值成為「政治正確」，可以直擊大眾本能的情緒。中方的發力點在系統二，講道理、列資料、擺法條，大眾卻未必接受，導致輿論中處於被動，有時百口莫辯，比如說：在抗疫治理中，嚴格採取隔離措施，被指為侵犯人權，國民沒有自由，所謂人非動物，豈能圈養。但試問：如果不這樣做，不就是無視國民生命，只看發展經濟的政績？

## 小鎮之書

我愛書，尤其愛二手書，在家鄉小鎮有一家丈夫推崇備至的舊書店，我嚷着要他帶我去。丈夫醉翁之意不在酒，在書店裏不看書，只顧和老闆聊天。而我居然發現了加繆



的《鼠疫》，我站着把書又看了一次，包括之前某位讀者在 SARS 時候於上面寫的評語。《鼠疫》像是紀錄片，又是預言書，把疫情發生的事情該說的都說了。

那位失業的鄰居，沒多久中年創業，成了小區的生鮮團購團長，解決了疫情高峰時期我們的溫飽問題。我對人類更有信心了，如同加繆所說：「即使世界荒蕪如瘟疫籠罩下的小城奧蘭，只要一絲溫情尚在，絕望就不至於吞噬人心。」

## 尾聲

深邃隧道將盡，前面顯露一點光。想像我在多年以後，也許會回想即將跨入鼠年的前夕，那隻小老鼠佇立的路口，一邊通往電梯間，另一邊通往木製步梯，我選擇折返走向冷清的消防水泥樓梯間。

Disrupted by the COVID-19 pandemic in life and work, the author has tried to make sense of it.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outbreak, the author sent her young daughter and mother-in-law to their native village in western Guangdong deemed to be safer, causing a feeling of separation forever. To the author, the row about the pandemic has added to the uneasiness at conflicts between China and the outside world over issues regarding Hong Kong, Taiwan, trade war with the US, etc. Often China is on defense as outsiders use "System 1" mode of thought which is fast, instinctive and emotional to judge the country's policies. China itself tends to use "System 2" mode which is slower, more deliberative, and more logical to work out its doings, but they are largely misrepresented abroad. Take the pandemic for example. Tough measures such as city-wide lockdown have been criticized as violations of human rights while the fact of having saved a lot of lives has been neglected.

The author and her husband later also returned to the village where she found in an old book shop a copy of Albert Camus's *The Plague* and read it the second time right there. Though painting a dismal picture during the plague, the book doesn't give up on hope provided there is love. Despite all the difficulties, the author finds the book's message still true today and there is light at the end of the tunnel.

英文翻譯：麥素碧《民胞物與》編採成員

English translation:

Catherine Mak, MBWY Editorial Member

作者同事黃為國在疫情問題字（黃為國攝）  
"Walking together in a storm" calligraphy written by the author's  
colleague, Wong Wai-kwok (photo by Wong Wai-kwok)





# New York City: How Did the “Center of the Universe” Become the Global Pandemic Epicenter?

## 「宇宙中心」紐約市如何變成全球新冠疫情中心？

Cheng Hoi-wai, New York City Resident  
鄭鎧威 紐約市居民

New Yorkers have picnics at parks when the pandemic is ebbing (photo by the author)  
紐約市疫情緩和後，不少人到公園野餐（作者攝）

Proud New Yorkers like to call the city the center of the universe. Often, it is difficult to measure such centrality. But by March 2020, New York City did in one quantifiable way become the center – only the wrong and miserable kind – as it became the epicenter of the global COVID-19 pandemic. Around late March, the New York City region alone accounted for about five per cent of the global confirmed COVID-19 cases, and close to half of all confirmed cases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once-bustling metropolis turned into a ghost town by the stay-at-home order. Never had Time Square, Wall Street, Grand Central Terminal, or any other landmark that one can think of been so empty, and empty for months.

Like many cities in the Western Hemisphere, New York City was initially underprepared for the pandemic. Even as news about how the pandemic was unravelling in many Asian cities were on

TV constantly, and the New York State and City officials were issuing warnings about the inevitable arrival of COVID-19, many New Yorkers appeared determined to continue their life business-as-usual.

The month of February was especially curious. By then,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already declared COVID-19 as a Public Health Emergency of International Concern, i.e. "an extraordinary event which is determined to constitute a public health risk to other States through the international spread of disease and to potentially require a coordinated international response." Confirmed cases were rising rapidly in parts of the world, first in Asia, followed by Europe. However, there was no confirmed case in the whole of New York State, not until March 1 when the first case was confirmed – a woman who had recently traveled back to New York City from Iran. The zero confirmed case in February was however misleading as it turned out

that there were stringent requirements for getting tested for COVID-19. As a result, there were very limited testing, and the zero case count gave the city population a somewhat false sense of security.

The inaction of much of the general public also likely resulted from the fact that the City - unlike many Asian cities - has no recent experience of an epidemic/pandemic. Neither SARS nor H1N1 - even at their peaks - affected the City in a noticeable way. To many New Yorkers, a virus outbreak is something that only happens somewhere far away. It was easy for some to think that it is something that can happen in Asian countries that - with some exceptions - still generally have lower income levels, but not in New York which is supposed to have some of the finest hospitals and medical experts in the world.

Not surprisingly, the Asian population of the City was among the first to get prepared for the pandemic. While much of the City was still carrying on as usual, many of my Asian friends and colleagues were already loading up supplies, such as face masks and hand sanitizers, in late January. There was reporting on shopping frenzy in Asian markets and some major supermarkets such as Costco where Asians frequent, when other parts of the City saw no similar hecticness. Based on my casual observation, Asians were more likely to wear masks at the early phase of the pandemic. However, such advanced preparedness sometimes caused troubles - the City witnessed multiple incidences when Asians faced harassment or even assault in the public simply because people thought these face coverings suggested the Asian individuals had COVID-19. Unfortunately, such incidences also led many Asians, me included, to not put on masks early on in fear of being targeted.

Once the first case in New York State was confirmed, however, the situation quickly unraveled and public sentiment rapidly shifted. The confirmed cases spiked, from zero daily case at the beginning of March to over 6000 daily cases in a month's time. Daily COVID-19 related deaths hit

a peak of almost 600 in early April. There was city-wide panic buying as people began to realize the severity of the situation. Similar to what happened earlier in Asia and Europe, toilet papers, sanitary products and some daily essentials became very difficult to acquire everywhere in the City. The public health system in New York turned out to be not fully prepared for a virus outbreak of such scale, and that inadequacy was accentuated by the seemingly slow and uncoordinated responses at the national level.

While COVID-19 makes the entire city population suffer, some were hit harder than the others. For example, among the five boroughs of New York City, there is a significant gap of COVID-19 infection rate between the poorest borough - the Bronx - and the wealthiest one - Manhattan, which can be attributed to the differences in terms of housing situation (density, and sanitary conditions), number and quality of medical facilities, and occupations (how much of the borough population can work from home), among others. The pandemic illustrates vividly the grim inequality situation of the City - across districts and race groups, which would likely worsen as those on the wrong side of the economic divide are also less prepared in absorbing the adverse effects of the pandemic on both the health and economic fronts.

The silver lining of the pandemic situation in New York City is that since reaching the peak

People dine at the outdoor seating while indoor dining is still banned (photo by the author)  
食肆只能在戶外提供堂食(作者攝)



in late March/early April, it has been gradually improving, relative to many other parts of the US. Face covering has become commonplace and basic precautionary measures such as social distancing have been widely practiced, unlike some other parts of the country. Much of it has to do with the strict public health mandates that the New York State and City governments imposed, including mandatory face covering. People's adherence to the mandate is partly driven by their first-hand experience, with the City being devastated at the initial phases of the pandemic in the US. It is also reinforced by the clear and regular communication from the authority about the COVID-19 situation. This notably included the daily televised briefing by the New York State Governor Andrew Cuomo, whose relatable, yet no-nonsense style gathered a loyal group of audience from New York and beyond.

Some national politics are also likely at play here. With President Donald Trump initially being reluctant to support face covering or even to fully acknowledge the severity of the epidemiological situation, it appeared to have some negative influences on how proactive states headed by Republican governors were at introducing aggressive containment measures. There is perhaps little surprise that a state such as New York that is relative free of such influence is doing better in recovering from the pandemic.

As the pandemic continues, the stability of the situation in New York inspires some confidence that life in the City can resume some normalcy, but perhaps not by much. While New Yorkers pride themselves on being unfazed by the daily aggravations of living in a chaotic city, on never being surprised by anything, and on their ability to survive through crises – 911 in 2001,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in 2008, and Hurricane Sandy in 2012, to name some of the most recent ones – and coming out of them stronger, the COVID-19 pandemic has proved to be unlike any of these previous crises in many ways.

Much anxiety therefore exists about how the City will manage the pandemic in the future. A case in point is the discussion about when and how schools should reopen this fall. The City officials struggled to provide fully satisfactory solutions that balanced the need of providing proper education to the City's students, and thereby relieving parents of the responsibility to homeschool, against the public health concern of teachers, school staff, and students.

With the largest public school system in the country, the progress of New York City in reopening school will certainly attract national attention. Positive measures could be replicated, and any misstep will be reported elsewhere. The same could be said about the City's other COVID-19 responses. This could perhaps be an opportunity for New Yorkers to show the rest of the world our resilience and that the City can make a legitimate case for claiming the title "center of the universe" – this time for the right reason.

紐約市在 2020 年 3 月成為全球新冠病毒大流行的重災區。在 3 月下旬，僅紐約市地區佔了全球新冠肺炎確診病例的 5% 和接近美國所有確診病例的一半。這情況一下子令紐約市居民引以為傲的「宇宙中心」變為全球新冠疫情中心。

與許多歐美城市一樣，紐約市最初對新冠病毒準備不足。即使有關新冠肺炎在許多亞洲城市肆虐的新聞已不斷被報導，紐約州和紐約市政府也頻頻發出警告，許多紐約居民仍繼續如常生活。

紐約市新冠病毒的檢測數量在初期非常有限，2 月份的零病例讓紐約市居民產生了虛假安全感。另外，紐約市在過去幾十年也沒有發生過流行病，SARS 和 H1N1 在爆發高峰期也沒有明顯地影響到這座城市。再加

上紐約市擁有世界上最好的醫院和醫療專家，這也讓很多人認為流行病是不會在紐約發生。

紐約市的亞裔是第一批為新冠病毒大流行做好準備的人群之一。早在 1 月底，許多亞裔居民就已經囤積口罩和洗手液等物資。在大流行的早期階段，亞裔外出時也較常戴口罩。然而，這種充足的準備有時也會造成麻煩，亞裔因為在公共場合戴口罩而被認為是新冠病毒病人，因此遭到騷擾甚至攻擊。

在紐約州確診首個病例後，疫情迅速惡化，確診病例在一個月內從 3 月初的零例激增至每日 6000 多例。4 月初，因新冠病毒而死亡的人數每日達到近 600 人的高峰。而公眾的應對態度也隨即出現巨大的轉變，人們也開始搶購物資。紐約的公共衛生系統沒有為如此大規模的病毒爆發做好充分準備，而聯邦政府極度緩慢和不協調的應對使情況進一步惡化。

雖然新冠疫情使整個紐約市的人口都受到影響，但對某些人群的影響更大。這大流行病強烈地展示出紐約市嚴重的社會不平等狀況。在低收入人口對流行病的應對相對不足的情況下，紐約市的不平等狀況可能會加劇。

自 4 月初以來，紐約市的疫情相對於美國許多其他地區來說正在逐步好轉。這在很大程度上與紐約州和市政府實施嚴格公共衛生規定有關，而當局就疫情定期發出明確的通報也起了很大的幫助。此外，美國國內政治因素亦令紐約州相對其他由共和黨州長領導的州在抗疫方面的表現更積極。

然而，人們對這個城市在未來將如何應對這流行病，普遍仍感到非常擔憂。有關今年秋季學校何時以及如何開學的激烈討論，在某程度上就預示了新冠病毒將給這座城市帶來

更多的挑戰。紐約市開學以及其他抗疫措施的成敗經驗都能為別的地方提供參考借鑒，這或許是紐約以其優越表現再次成為「宇宙中心」的機會。

The once-bustling metropolis turns into a ghost town by the stay-at-home order (photo by Paulo Silva)  
嚴格衛生管制措施下，平日繁忙的街道一片冷清 (Paulo Silva 攝)





柏林市民排隊進入超市補給物資（作者攝）  
People line up to enter a supermarket in Berlin (photo by the author)

## 德國遇上 COVID-19：是公共衛生還是道德問題？ COVID-19 in Germany: A Public Health or Moral Issue?

林達峰 德國留學生  
Eric Lam, Student in Germany

新型冠狀病毒病今年初在世界各地擴散，二月初時，已蔓延至意大利，可是德國仍然掉以輕心，直至疫情於全國人口最多、最稠密的聯邦州——北威州——大爆發，德國政府才正視問題，學校宣佈停課，酒吧、餐廳、夜店、健身房以及公共設施一律宣佈關閉，大型集會也被禁止。德國各州頒佈「禁足令」，聚會不能多於二人。乘坐公共交通工具都必須戴上口罩，否則會被罰款。邊境也關閉，直至另行通知。政策頒佈後，疫情開始回落，六月中逐漸開放邊境，市面蕭條境況漸漸回復熱鬧。民眾也開始放鬆，街道上不見太多人戴口罩。可是，疫情不斷，反覆覆。

### 抗疫不是戰爭

德國不像鄰國法國，宣佈進入戰爭狀態抗疫。相反，德國在抗疫過程中，有相當多討論甚至爭論。德國人一直給人的印象是理性、有紀律。可是，他們面對這次疫症又是否如想像中那麼自律、理性？

歐洲已經有一段很長時間沒經歷流行病。上一次大型流行病約是百多年前的西班牙流感。時間也許太久，德國政府與民眾對新冠病毒病一開始都不太着緊，認為那不過是普通的感冒，患者留在家中休息便會康復。在柏林的華人，也許經歷過 2003 年非典型肺炎一役，心知不妙，一般出入都會戴上口罩。事實上，口罩的確阻止了病毒的蔓延。可是，戴口罩的舉動在德國爭論了差不多一

個月，政府才有定論。一開始德國人都認為戴口罩根本不能遏止病毒的傳播，沒有科學根據，反而給人錯誤的安全感。德國電視台ARD呼籲民眾勤洗手，保持社交距離，避免身體接觸，卻沒有呼籲民眾戴口罩。網上社交媒體不時出現亞洲人戴口罩受不禮貌對待的新聞。直至四月初，德國政府才頒佈口罩令，呼籲民眾戴上口罩，其時病毒早已散播全德國。

的確，口罩令下達後，大部分民眾都遵守，但並非嚴格執行。這反映德國人服從權威的性格，卻並非想像中那麼自律。疫情開始時，德國人如許多其他國家的人湧到超級市場搶購食物、消毒用品，甚至連廁紙也搶購一空，表現好像也不特別理性。筆者不想就這些現象扯到民族性的討論，因每個民族都有理性與不理性的時刻，且總是可以在現實中找到反證的例子。

每項政策的制定與執行，都有利弊的後果，相當程度上與國情和民情有關。在德國決定不以戰爭狀態抗疫的情形下，並非一切舉措都是容許的。對德國人而言，抗疫不只是公共衛生的問題，還是道德問題。

德國憲法《基本法》第一條：「人之尊嚴不可侵犯。」國家有責任尊重和保護人的尊嚴。這條法律可追溯自德國哲學家康德道德哲學的定言律令：人不可以僅只視為工具來使用，必須同時視作目的看待。換言之，人的存在有自足的價值，不可只是以物的方式來對待。德國是以人道的方式來對待疫情，那麼必須考慮很多事情，自然在決策上較慢。

對抗疫症，隔海的英國一度想採取「群體免疫」方法，讓大部分民眾受感染及康復後產

生抗體，從而使得其他沒有免疫力的個體受到保護而不被傳染。不過，群體免疫之所以有效，是要有疫苗，可是目前沒有疫苗。所以這個想法很瘋狂，這意味着犧牲一部分生命，去換取一個未知是否成功的「成果」。德國並沒有考慮採取群體免疫的做法。整體而言，德國患者死亡率比起許多其他國家的低，他們得到不錯的治療。為了保障個人私隱，德國七月推出的疫情追蹤軟件，患者可以自行決定是否下載軟件，並非強制性；資訊是去中央化處理，民眾不會知道患者的姓名和住址。因此，個人自律與否是抗疫是否成功的關鍵。

## 自由與權利之間

自律問題與道德問題有關。筆者身處的柏林，過去幾個月，不少示威者出來反對禁足令、戴口罩令的措施；其中一些人認為疫症是政府製造出來的陰謀，德國的媒體指集會人士受到極端右翼團體、陰謀論者的影響。筆者撇開這些政治之爭，想集中去討論背後的理念。

其實，反抗禁足令和反對戴口罩的最大理由是：每個人都有自由與權利決定是否遵守政府的禁令。這裏有兩個概念需要釐清，否則很難判斷示威者的理由是否充分。德文「Recht」一字，視乎語境，一般可以翻譯成權利、權益，是日常生活經常使用的詞彙。例如德文：「Ich habe Recht, etwas zu tun.」（我有權利做某事情），權利幾乎是自由的同義詞。

不過，有權利（Recht）或自由做某事，不等於是道德，兩者是不同的概念，前者不一定會蘊含後者。示威者使用自己的權利，不代表他們可以免去道德上責任。使用自己的

權利時，必須考慮他人的權利有沒有被侵犯。在疫情蔓延時，不戴口罩，加速病毒的傳播，會令他人受害，已是個道德問題。

筆者不是認為德國政府抗疫沒有可挑剔之處。對抗疫情時，尊重個人自由、私穩仍然是必須的。德國過去極權主義的歷史，使民眾對政府保持很大的戒心，慎防政府借抗疫之名，打壓他們的自由，收集個人私穩等，所以並非對所有抗疫措施全盤接受。因此，我們可以理解，為何德國政府在疫情開始爆發時，政策執行會如此緩慢。



柏林自由大學門外貼出關校告示（作者攝）  
Closure notice of the Free University of Berlin (photo by the author)

這是個兩難的問題。在每條人命都值得拯救的考量下，德國政府是否應該再採取強硬一點的措施，阻止病毒繼續散播？可是，強硬的措施意味着犧牲個人自由，無可避免會觸及民主社會的底線。抗疫中自由與道德之間充滿了弔詭。德國抗疫政策是基於民眾的自律，對自己以及對他人負責，一旦這個前設失效，則疫情隨時失控。

執筆之際，德國過去一個星期的感染人數再次回升，平均每日超過一千人。這也反映了

疫症可能隨時，或者已經回潮。德國政府不得不思考，是否又再頒佈外出禁令，經濟活動再次有限度運作。這是進一步考驗德國人理性的時候。

## 後記：韓國式隔離

筆者撰文期間，正在韓國首爾接受 14 日隔離令。韓國算是成功控制疫情的國家，其中原因是嚴格的入境管制及大規模檢驗。筆者入境時需要經過重重的檢查。首先，智能電話必須下載自我檢查軟件及提供在韓住址，工作人員會打電話確定住址是否真確，確認後還需要填上幾份不同的文件。入境時必須接受幾分鐘的「面試」，同意接受隔離方可入境。如果在韓國沒有家屬，則會被送到政府提供的住所隔離。

入境後，必須乘專用汽車或的士到檢疫站，接受病毒測試，一日後會收到結果。完成後，才可以前往接受隔離的住所。隔離期間，必須每天二到三次，通過電話軟件自我檢查，工作人員會不定時探訪或致電，確定隔離者依然在家。不遵守隔離令會被罰款，甚至被驅逐出境。

筆者也覺得韓國防疫措施相當嚴格，隔離期間也體會到私隱與公共之間的界線十分模糊。雖然身在家中，可是卻有人在監視自己一舉一動，不可踏出住宅半步。韓國政府沒有頒佈禁足令，理論上民眾可以自由出入。韓國政府採取大規模檢驗，追蹤患者源頭，除了爆發初期，感染數字與死亡人數一直都維持在低位。無疑韓國的抗疫是成功的，不過這種方式，是好是壞，筆者則留給讀者自行判斷。



Coronavirus Disease 2019 (COVID-19) arrived in Germany between February and March, but neither the German government nor the public then paid much attention to this pandemic. Most people lived like before until a big virus outbreak in Nordrhein-Westfalen, the most-populous state of the countr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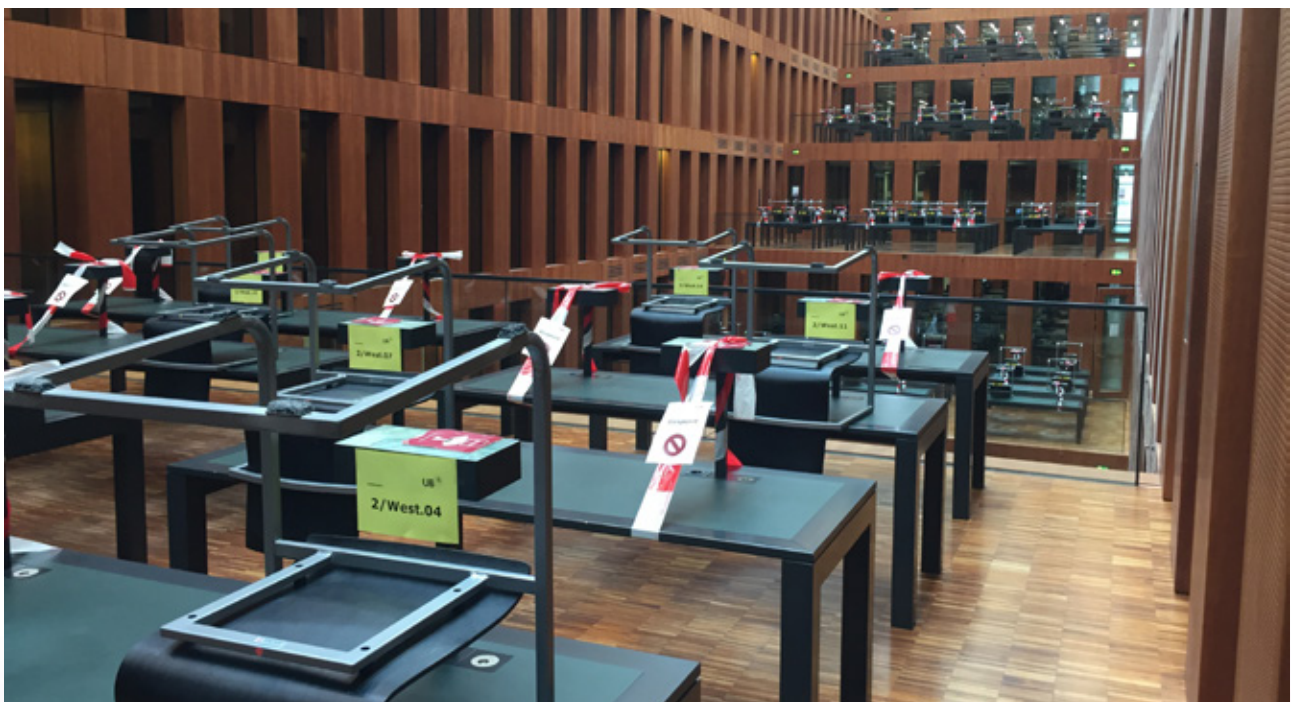
Unlike the neighboring France, Germany has not treated the fight against the pandemic as a war. However, handling of the pandemic in Germany has appeared to be quite messy. It had taken almost two months to debate whether citizens should wear a mask in public areas before the government made a decision. Even though the government has now urged people to wear masks, some of them still do not do so.

For Germany, COVID-19 is not just a public health issue, but also a moral one. Since every human life is worth to be saved and human dignity is unimpeachable, according to the German constitution, *Basic Law*, the government should do their best to save life, but at the same time should not do anything that will violate human dignity. It is why the German leaders reacted so slowly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outbreak, having to take many factors into consideration.

Though the measures regarding the pandemic look humane, some German citizens are opposed to them. These citizens refuse to wear a mask in the public and condemn the government for using the pandemic as an excuse to take away their freedom. In Berlin where this author has lived, there have been demonstrations against the lockdown and other measures. The situation has become paradoxical – on the one hand, the government wants to stop the pandemic, thus the need for strong measures; on the other hand, the government wants to maintain people's freedom, thus no policy that may infringe on their rights.

The dilemma between pandemic-control and freedom has proved to be a difficult matter for Germany. To stop the pandemic requires self-discipline and solidarity with one another. At the time this article was finished, the infection cases in Germany were on the increase again. The German government and people have to use their rationality to solve the dilemma.



柏林洪堡大學的圖書館重開後只提供借還圖書服務，座位不供使用（作者攝）  
A library at Humboldt University of Berlin reopens with the seats inside still sealed (photo by the author)



## 疫情中看以色列「族群歧視」 A Glimpse into “Racial Discrimination” in Israel during the Pandemic

嚴雋寧 以色列留學生  
Jenny Yim, Student in Israel

疫情期間耶路撒冷市中心一片冷清 (Mindi 攝)  
Only a few people appear at downtown Jerusalem during the pandemic (photo by Mindi)

2020年3月，地中海地區開始出現新冠肺炎個案之時，我身在希臘，收到以色列的亞洲同學發來短訊：「現在我在以色列是不受歡迎的。你回來時儘量別出門，更別去西岸，這裏比韓國更危險。」其時正值南韓疫情大爆發，這位向來四處流浪的韓國朋友叫我不要出門，卻不是因為疫情。微信裏的中國留學生群也是炸開了鍋，各人紛紛訴說被人歧視，互相勸喻小心安全，令我甚感奇怪。朋友提到阿拉伯人常常朝他們大喊「Corona」，我還以為只是熱情的阿拉伯人在亂開玩笑。後來朋友發來一段視頻，幾個猶太女學生創作了一首《Corona之歌》並在以色列的大街上拍MV，不但在歌詞中唱到「突然看到中國人來了，感到非常害怕」、「愚蠢的中國人吃了蝙蝠湯，破壞了世界」、「聽說中國有幾億人，但看來這數字將會下降」，還在唱到「中國人」時用雙手把眼睛往兩邊拉開。後來，又在新聞上看到一名印度裔猶太人被誤以為是中國人，遭兩名以色列男子一邊大喊「中國人」和「Corona」，一邊拳打腳踢至受傷送院。這時候，我真的大吃一驚了。

我回到耶路撒冷後，僅僅出門幾次便遇到一

看見我馬上尖叫跑開的學生、在巴士上瞪着我全程掩着鼻子的正統派猶太人<sup>1</sup>、張揚地把小孩拉開的大人，甚至是偷偷在我背後裝出驚恐表情自拍，被我發現後還大笑不已的兩個少女。我頭一次因為皮膚和頭髮的顏色而成為被集體厭惡的對象，感覺在他們眼中我帶有某種原罪，非常古怪。最教我不安的，其實是沒有做出歧視舉動但冷漠得讓人害怕的其他路人。他們總是淡淡看着，或輕輕一笑，或視而不見，令我意識到萬一真的有人來攻擊我，大概也不會有人來救我。在以色列留學三年，也見過一些烽煙，但這是我第一次感到人身安全受到威脅。

原來這就是所謂的種族歧視嗎？和身邊的朋友聊起，很多人都會想到猶太人在二戰期間的遭遇。我們以為，曾經飽受歧視的族群會比其他人更敏感，更願意包容、尊重異己；然而現實並非如此。當然，我也遇過很多猶太人，飽含情感地告訴我大屠殺的歷史銘刻於他們的心，因此他們特別關注世上所有受壓逼的人。歧視往往源於個體的無知、恐懼與憤怒，這在世上任何一個角落都有可能發生，只是以色列曲折的民族歷史使得這個議題更顯複雜。

## 種族歧視之國？

1948年5月，本古里安<sup>2</sup>(1886-1973)宣讀《以色列獨立宣言》，強調以色列地是猶太民族的根源，也提到納粹大屠殺清楚表明猶太人迫切需要自己的國家，最後宣佈在以色列的土地上成立一個「猶太國家」，並歡迎世界各地的猶太人回到以色列。到了八十年代，以色列在基本法加入「民主」作為國家屬性，從此「猶太與民主國家」成為以色列國的官方自我定義。

問題來了。猶太人被驅逐離開以色列地，在外流亡近二千年。以色列立國前一年，猶太人佔巴勒斯坦地區總人口不足三分之一；就算立國以後大量猶太人從世界各地移居以色列，他們在以色列的人口比例也一直是在百分之八十左右。2020年的統計數字顯示，以色列總人口約900萬，其中超過150萬是阿拉伯人（沒有計算約500萬居於約旦西岸和加沙一帶的阿拉伯人及巴勒斯坦難民）。因此，不少人認為以色列作為一個多民族國家，所謂「猶太國家」的自我宣稱本質上就是種族歧視。我在希伯來大學修讀政治課的時候，教授就用了一整節課讓我們討論「猶太與民主國家」是否自相矛盾，他說每年都和學生進行這個討論，從來沒有答案。

我身邊的以色列朋友對以巴問題有着極其複雜的情緒，有的信念堅定，有的避而不談，更多的是矛盾困惑。我記得一個猶太朋友曾經告訴我，當兵的時候他必須檢查阿拉伯人，要用命令的語氣叫他們背過身或舉起手，讓他非常難過，不明白對方同樣是人，為甚麼一定要這樣對待他們。不過，不管是他，還是許多我遇到過的其他猶太人，都會說這不是歧視，是因為經歷了無數苦難的猶太民族好不容易建立了自己的家園，卻總是有人想要消滅他們，因此他們必須保護自己。

無論如何，非猶太人在以色列受到「種族歧視」的情況顯然一直存在。耶路撒冷比達足球俱樂部是以色列最受歡迎的足球隊之一，包括以色列總理內坦亞胡在內的許多右翼政要都是他們的擁躉。這支球隊是以色列足球超級聯賽中唯一一支從來沒有阿拉伯球員的球隊。2013年，兩名來自車臣的穆斯林球員加盟耶路撒冷比達，令部分球迷極為不滿。他們在球隊比賽時高喊「戰爭，戰爭！」，而當其中一名穆斯林球員為球隊入球後，球迷居然集體離場以示杯葛。2019年，一名來自西非尼日的基督徒球員加盟，再次引起球迷不滿，原因是他的名字「阿里·穆罕默德」聽起來太過「穆斯林」，球迷會甚至在臉書專頁上要求阿里改名。這個球迷會有一首著名的打氣歌，他們會在球隊比賽時高唱：「看啊，全國最為種族歧視的球隊來了！」，相當自豪。

有趣的是，與現時執政的右翼政權關係緊密的耶路撒冷比達，其實一直被視為「社會邊緣」及「反建制」的象徵。以色列建國的頭三十年，本古里安領導的左派政黨獨大，他們代表的是來自歐洲的中產猶太人，而耶路撒冷比達的球迷則大都是來自阿拉伯國家和北非的猶太移民，社會階級低下，甚至可說是飽受歧視。

耶路撒冷比達的球迷會一向以其偏激的言論和行為著稱，但他們絕不能全權代表這球隊。當看台上出現了寫着「比達永遠『純潔』」（意指沒有阿拉伯球員）的巨幅時，時任球會主席及球隊前守門員對媒體說：「不管你的政治立場是甚麼，因着過去發生在我們身上的事（納粹大屠殺），作為猶太人你永遠不能說出這樣的話。」2019年，耶路撒冷比達被一名著名企業家購入。這位新班主是球隊的擁躉，他說自己完全無法忍受任何種族歧視，所以決定購入球會，改變風氣。他上任後，數名球迷收到他的律師信，控告他們的種族歧視言論影響球會聲譽。

## 誰是猶太人？

「以色列是世界上其中一個種族歧視最為嚴重的國家。」這句話出自以色列名模及演員塔霍尼亞 (Tahounia Rubel) 之口。隨後，塔霍尼亞受到一些以色列網民的尖銳攻擊，像是「滾回埃塞俄比亞吧！」及「噁心的非洲女人」等。塔霍尼亞是埃塞俄比亞猶太人，他們是眾多猶太族群中極富傳奇色彩的一群。



疫情期間大批民眾戴口罩參與反對以色列右翼政府的示威活動 (Mindi 攝)  
People wearing masks protest against the right-wing government (photo by Mindi)

埃塞俄比亞猶太人自稱「以色列之家」，約有二千年時間與世界各地其他猶太人隔絕，甚至一直以為自己是世界上僅餘的猶太人。他們對這段期間發展出來的拉比文學與傳統一無所知，恪守着以《聖經》為根本的猶太信仰與傳統，還擁有自己的宗教語言「吉茲語」。正因如此，埃塞俄比亞猶太人在眾多猶太族群之中顯得別樹一幟，更不時被懷疑他們是否真正的猶太人。

以色列建國前後，當局一直積極招攬世界各地的猶太人「回歸以色列」，然而他們對待埃塞俄比亞猶太人的態度卻相當猶疑。七十年代，因着埃塞俄比亞的饑荒與內戰，數以千計的埃塞俄比亞猶太人穿越沙漠徒步往

北走，希望一直走下去就能走到應許之地。他們最終到達位處蘇丹的難民營，途中失去生命的不計其數。一九七三年，以色列時任首席拉比判決埃塞俄比亞猶太人確實是猶太人，此後才有共約二萬名埃塞俄比亞猶太人獲以色列政府接送到以色列。

現時約有 15 萬名埃塞俄比亞猶太人居於以色列，佔以色列總人口約百分之 1.5。他們一度被要求進行「改信」拉比猶太教的儀式才能成為以色列公民。埃塞俄比亞猶太人爭取被平等對待的運動亦持續已久，數月前美國出現大規模反種族主義及警察暴力的示威之時，以色列也出現了相同主題的示威，不過他們高喊的名字是「所羅門」——一名在 2019 年死於以色列警察槍下的埃塞俄比亞猶太人。

## 選民

「耶和華你神從地上的萬民中揀選你，特作自己的子民。」(申命記 7:6)

雖然以色列政府理論上是一個世俗政權，但是宗教的影響力滲透社會每一個層面，人們對猶太人身份的理解也與宗教脫不了關係。希伯來文有一個詞語叫「該」(Goy, גוי)，在《聖經》中本來是「民族」的意思，但猶太人常常用來指稱猶太民族以外的「外邦人」，很多情況下帶有貶意。猶太人每年過逾越節時誦讀的經文之中，就有頗具爭議的一句：「求祢(神)將祢的憤怒傾倒在不認識祢的眾『該』之中」。在猶太教的觀念裏，「猶太人」及與之相對的「該」是極其重要和基本的身份劃分，這樣的劃分突顯了猶太人作為「選民」的身份，也使得他們必須與別不同。

我在一本名叫《拉比你好》<sup>3</sup>的書中找到這段對話：

信徒：我們總是被教導要遠離「該」，不可以吃「該」做的菜，不可以喝他們帶來的牛奶，不可以和「該」戀愛結婚……我知道很多「該」是有道德的人，我們為何如此驕傲，認為我們比他們更好呢？有時候正好相反，猶太人固執又自大，我們算甚麼「選民」？納粹也曾經提到「被選擇的民族」，而這樣的想法後果是多麼的嚴重……

拉比：我們是一個獨特的民族，我們的歷史與文化對世界影響巨大。創造世界的神交付我們獨特的使命，要成為眾「該」之光，這樣的民族，難道不需要與其他民族在一定程度上分隔開來，保護我們的獨特性嗎？這對世界來說，是一件好事情，和納粹完全不一樣啊！

這種「選民」的概念也是基督教曾經流行的「替代神學」<sup>4</sup>之根本，而在納粹大屠殺發生前的數百年間，在某些基督教國家，替代神學正正是助長反猶主義的一股重要力量。「被揀選」似乎是一種榮幸，但是伴隨着「揀選」而來的是使命和代價。多年以來，「我們是選民」的宣稱及與世界分隔的生活方式固然讓不少「外邦人」感到不舒服，然而不管是世俗猶太人還是正統派猶太教徒，其實也一樣會對自身的「選民」身份感到困惑。

## 結語

七月份，我訂到機票回香港。來接我的阿拉伯人計程車司機跟我說，我是他過去四個月



疫情期間空無一人的本古里安國際機場（作者攝）  
An empty airport in Israel during the pandemic (photo by the author)

來第一個前往機場的乘客。「我告訴你，我是穆斯林，我一點也不怕新冠肺炎。這就像《古蘭經》裏的故事，一對雙生兒在房間裏，蟲子來了，叮了其中一個，不叮另外一個。其中一個被選中了，另外一個沒有，這都在真主的手中，我一點也不怕。」我告訴他《聖經》裏也有類似的篇章，他知道我是基督徒，便和我愉快地聊起《古蘭經》對耶穌的記載。種族與宗教的不同似乎沒有阻隔我與他的交流。

在這篇文章，除了疫情期間自己在以色列的遭遇外，我還選擇書寫耶路撒冷比達和埃塞俄比亞猶太人的故事，不是想簡單地把某些族群標籤為「歧視別人」或「被歧視的少數族群」，而是想用我的經歷，試圖走近他們，理解他們，去面對自己的無知。我的「族群」是否強大，會因應環境而變化，是我無法選擇的；然而我想我可以選擇在「弱小」的時候試着寬容地把這種感覺好好記在心中，如此才能學會在「強大」的時候，感同身受地去俯就卑微吧。

<sup>1</sup> 正統派猶太人泛指嚴格遵守猶太教戒律與信仰傳統的猶太人。

<sup>2</sup> 大衛·本古里安(1886-1973)是猶太復國主義者，以色列建國的核心人物，並在建國後成為第一位以色列總理。

<sup>3</sup> Yoni Lavi, *Hi Rabbi: Conversations about Life* (מייחב תועגונש תוחיש :ברה ייח) (Israel: dabri shir(ריש ירוד), 2019)

<sup>4</sup> 有些基督教神學家相信基督徒「替代」了猶太人，成為了新的「選民」，而《聖經》中針對猶太民族的預言及應許將會應驗在基督徒身上。納粹大屠殺以後，主流基督教已鮮少提及「替代神學」。

Having lived and studied in Israel for three years, I always felt welcomed and accepted there. I was therefore incredibly shocked when I heard about and experienced discriminatory acts towards Asians when the Coronavirus Disease began to break out in the Jewish State. As I walked on the streets of Jerusalem, certain people would scream, run away, cover their nose in disgust or take pictures of me, while others would look on indifferently. Some might wonder, with their tragic memory of the Holocaust, shouldn't Israelis be more sensitive to "racial discrimination"? Indeed, I have encountered Jewish people who compassionately shared how the Holocaust had taught them to reach out to the weak and persecuted. Nevertheless, discrimination is most often created by fear, ignorance and hostility of individuals and could happen anywhere in the world. In the case of Israel, its tortuous history makes things a little more complicated.

The State of Israel, established in 1948 and proclaimed as a "Jewish State", includes people of various ethnicities and origins. But non-Jewish people have often felt discriminated, and in addition the Israeli-Palestinian conflict has generated serious racial tension. Israelis themselves have highly diversified opinions and feelings towards the issue of racial discrimination. For instance, there are extremists such as certain supporters of Beitar Jerusalem football club, who are notorious for their "death to Arabs" chants. But there are also those who find racial discrimination completely intolerable and strive for its elimination. The Jews in Israel can be divided into numerous groups according to ethnic origin and religious tradition. Minority groups of Jews such as those from Ethiopia also suffer from discrimination. Their Jewish identity was questioned in the past, and at times they do not feel welcomed in the only "Jewish State" in the world.

"Who is a Jew?" has long been a fundamental question concerning Israeli identity. After all, the Jews are considered the "chosen people" of God, which could be both a high honor and a source of controversy and persecution. In fact, the Jews often say they did not choose to be the "chosen people". Similarly, I could not choose my ethnicity or predict whether I would be "discriminated" again in the future, but my experience and exploration of the fascinating stories of various ethnic groups in Israel taught me to listen to their different voices with a humble heart.

猶太學生到醫院做義工，為阿拉伯病人唱歌打氣（作者攝）  
A Jew student volunteer plays guitar to cheer up an Arab patient at a hospital (photo by the author)



編者按：活學文教有限公司最新推出的《三百年的拐點 中國和美國的回應》一書，為歷史拐點的諸多方面作了豐富的論述與精關的分析。以下刊登的本書前言指出，當今最重要的兩個國家如何處理這一大變局，將對我們今後幾代人的福祉有着深遠的影響。



## 關注世界大變局



### A Close Look at the Turning Point in History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全球，與此同時，西方和東方也在上演着一場意識形態和國家管治體制較量的大比拼。

這場大比拼的序幕是美國總統特朗普2017年初上任後，於2018年挑起的中美貿易戰。2019年8月，正當美國在貿易戰中對中國全面反復施壓的時候，法國年輕的總統馬克龍在法國全球使節大會上發表對全球大局的看法，他喟歎道：「我必須承認，西方的霸權或許已接近終結。」

馬克龍這個講話的幾個月後，一場肆虐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給世界各國的國家治理制度帶來重大考驗，美國及歐洲主要大國的處理和結果，與最先受到衝擊的中國的有效應對，形成鮮明的對比。中國在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下，對內加強良政善治，補回短板，完善生產消費自我循環的體系；對其他國家給予支援，繼續推動「一帶一路」跨國經濟帶，裨益參與計劃的世界人民。這與美國及一些西方國家在中國疫情初發階段落井下石，並在疫情起源、經貿、華為，以及南海、台灣、新疆與香港等中國周邊不斷挑撥

Editor's Note: *A Turning Point in 300 Years: How China and US Respond*, published lately by Living Learning Culture and Education Company Limited, gives a rich discussion and critical analysis of various aspects of the turning point in history. The book's preface, printed below, says how the world's No. 1 and No. 2 powers deal with the change will make a great impact on human well-being.



《三百年的拐點 中國和美國的回應》封面  
Book cover of *A Turning Point in 300 Years: How China and US Respond*

激化事態，強力施壓，顯示出鮮明的對照。

西方，尤其美國對迅速崛起的中國的打壓，可視為憂慮「西方三百年的霸權行將結束」的回應。馬克龍這個論斷，我理解為三百年歷史的拐點已經出現，並認為其與國家主席習近平早於2018年6月提出的「世界處於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有相通之處。面對這

一大變局，中國與西方皆嚴陣以待，特別是「老大」的美國為了對付「老二」的中國，正向所謂「修昔底德陷阱」滑落。這場大變局涉及意識形態價值觀和國家體制良政善治的較量，也關乎中華民族能否安穩渡過歷史學家唐德剛所說的「歷史三峽」（即轉型期），以完成偉大的復興大業。香港自2019年中開始出現具顏色革命特點的暴亂，乃是大變局下美國對中國的前哨博弈，所以在2020年5月召開的中國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通過為香港訂立國安法，就是防止外力干預圖謀破壞「一國兩制」，遏制中國和平崛起的應有之責。

今次人大會議亦通過了具劃時代意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中國民法典，自1954年第一屆人大會議提出起草以來，經過66年的反復折騰，終於在第十三屆人大第三次會議上表決通過。國家主席習近平在5月28日法案通過當天隨即簽署第45號主席令，公佈中國第一部民法典將於2021年1月1日開始執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法案通過的翌日下午，就「切實實施民法典」舉行了第二十次集體學習。2020年正值中國完成全面脫貧的收官之年，中國進入小康社會，在上層建築方面必須有所配合，為小康社會提供保駕護航的法律依據。另一方面，民法典樹立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大國相適應的形象——向世界彰顯中國在民主建設和人權工作中的進步，以及在保障私人財產、民營企業經濟有憲制上的法律規定。在當前中美激烈的博弈時期，民法典的頒佈對美國和西方其他國家反華勢力在意識形態與制度上攻擊中國也是一個有力的回應。

本書題目為《三百年的拐點 中國和美國的回應》，探討的是當今最重要的兩個國家如何處理這世界大變局。它們如何回應將對我們今後幾代人的福祉有着深遠的影響，我希望藉此書引起大家對此關注，並有清醒的認知。

In 2020 the global pandemic of coronavirus has further tested governance model in countries throughout the world. At the same time, the US has spared no effort to repeatedly pressurize China in a comprehensive way (including sanctions in response to Beijing imposing the National Security Law on Hong Kong) after launching a trade war. The world's No. 1 and No. 2 powers are falling into the Thucydides's Trap. In the tense competition with the West, China has taken proactive measures, including promulgation of the Civil Code in May, 2020, to promote good governance. The attacks by the US and other Western countries on China can be considered as a sign of anxiety out of the fear for the ending of Western hegemony over the world (asserted by French President Emmanuel Macron). How the world's two largest economies respond to the turning point in the recent 300 years will make a great impact on human well-being.

《三百年的拐點 中國和美國的回應》宣傳海報  
The poster of *A Turning Point in 300 Years: How China and US Respond*



法國總統馬克龍：西方三百年霸權行將結束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世界處於百年未有之大變局

新書推介

三百年的拐點  
中國和美國的回應  
黃國華 著

活學文教有限公司  
香港政策研究所

面對歷史拐點，現今世界上最重要的兩個國家——中國和美國——正處於建交40年以來關係的最低點，它們如何應對這個危機，將影響到香港的穩定、中國的發展、世界的安危，甚至人類的命運。此書提供了詳盡的剖析！

中國外交部長王毅：中國無意改變美國，更不想取代美國；美國也不可能一廂情願改變中國，更不可能阻擋14億中國人民邁向現代化的歷史進程。

如需查詢書本資料，請致電39239711或  
電郵至contact@hcc.com.hk 陳敏小姐查詢。

網上訂書表格



編者按：活學文教有限公司近月推出的《現代關鍵概念的翻譯——貌合神離抑或心心相印》一書，檢視中國當今關鍵概念的前世今生，當中涉及中西間關鍵概念詞的翻譯問題，並探討這些概念如何影響現代中國人的思想。下面刊登的本書編者語，指出本書的出版目的之一是促進中國傳統文化與包括西方在內的世界各國文化的相互借鑒。

Editor's Note: *Key Modern Concepts in Translation — Divergence or Convergence?*, published recently by Living Learning Culture and Education Company Limited, examines the formation of China's key modern concepts in which their translation between the Chinese and Western languages plays a part, and discusses how these concepts influence China's modern thought system. The book's Editor's Note, printed below, says it is hoped that the publication can promp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nd foreign cultures to learn from each other.

## 探究關鍵概念

## Explore Key Modern Concepts

講到「自由」、「法治」、「隱私」等當代關鍵概念詞，很多中國人侃侃而談，如數家珍。但是，這些關鍵概念從何而來？中國的傳統文化中是否有這些概念詞？如果有，它們今天的用法與當初的意思是否相符？如果沒有，它們又是如何在中國傳統文化中衍生出來的？現今理解並經常使用的關鍵概念詞對現代中國思想的影響如何？本書研究並嘗試解答這些問題。

近代中國面對三千年來的大變局（李鴻章、嚴復語），以漢族為主的中華民族自以為整個世界的封閉系統「天下」遭打破，被迫捲入全球性的現代化進程中。這個進程也是中國的傳統文化以先進的西方文化作為參照，



《現代關鍵概念的翻譯——貌合神離抑或心心相印》封面  
Book cover of *Key Modern Concepts in Translation – Divergence or Convergence?*

實現自身轉型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一批先知先覺的知識份子（相當部份是從海外學成歸來的），引進並傳播了一些起到標杆作用的西方文化概念，構建現代中國的思想體系。

這個思想體系的構建首先必須解決的問題是主位文化（中國）與客位文化（主要是西方）間關鍵概念詞的翻譯，只有將不同文化之間的詞語對應起來，才可能實現文化體系的對話、借鑒、移植和本土化。在翻譯過程中，譯者經常是「眾裏尋它千百度」，卻發現在另一種語言體系的文化中找不到恰如其分的對應詞。更多時候，是從原有文化中借用或創造一個詞，並賦予它新的定義或解釋。本文開篇提到的「自由」、「法治」、「隱私」，就是用這種方法對應西方關鍵概念的中文譯詞，有的還借助深受中華文化影響，但現代化起步較順利的日本用漢字翻譯西方概念的「和製漢詞」，以完成中西文化

對接。但是，因為文化差異及古今差異，這些中文譯詞未必能恰當對應西方概念詞原本的意義，出現諸如理解不同甚至誤譯等導致的「貌合神離」的狀況；在使用過程中「情投意合」、「心心相印」的情形，看來屬少數。這些情況的出現，造成現今部份人在思想和認知方面的混亂，使得他們無法真正理解和恰當使用這些對現代中國人思想和價值觀具有決定性影響的關鍵概念詞。

有見及此，本書編輯委員會制定了對現今經常使用的一些關鍵概念追本溯源的研究方向，邀請研究同仁（參看本書的作者簡介）探討它們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淵源（包括先秦諸子百家的一些相關思想）以至日後的演變，進而檢視它們與外來概念的差異及連接。這個研究還擴展到近代以來中華文化與西方文化的比較（主要在翻譯上反映），從中說明概念的翻譯與使用如何影響現代中國人的思想。

本書將關鍵概念分為與政治經濟、與哲學科學宗教、與人文藝術及其他類別相關三大範疇，按普世價值、國家制度及人文層面三個主題的先後順序編排文章目錄。本書由 26 篇文章組成，每篇文章研究一個現今中國人經常使用的關鍵概念詞（個別還包括相關的概念詞）。有些文章，作者還就概念詞的中文表述，提出替代的建議，旨在增進其適當性與準確性。

我們這個研究源自保華生活教育集團（本出版社是其旗下公司）主席葉國華教授的囑託——對東亞原住民文化（即中國傳統文化）作一檢視。本書梳理的只是現代中國思想體系中的關鍵概念詞的一小部份，期望起拋磚引玉之效，喚起學者專家以至社會大眾對問題的關注，以促進中國傳統文化與包括西方在內的世界各國文化的相互借鑒。在這三百年西方文化霸權的拐點出現之際，此舉尤具意義。

Talking about modern key concepts such as freedom, rule of law and privacy, many Chinese can speak with fervor and assurance. However, where have these concepts come from? Do they exist in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If yes, do they mean the same today as when they were first used? If not, how have they grown from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nd how do these key concepts, as they are understood and used nowadays, influence the modern thinking of China? This book studies and tries to answer these questions.

This book divides key concepts of modern China into three scopes - politics and economics; philosophy, science and religion; humanities, arts and others. It also groups the concepts under three themes - universal values, state system and humanities. The book traces the concepts' origins in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including the thoughts of philosophers in pre-Qin period) and their evolutions afterwards so as to examine their differences and linkages with the foreign concepts. The book extends to compare the Chinese culture with the Western culture (mainly reflected in translations) in recent times, and in the process explains how the translation and use of these concepts influence China's modern thought system. Each essay in the book discusses one concept; however, some also cover related concepts. The essays review a wide range of Chinese and foreign materials, cite authoritative literature, and discuss the concepts' past and present in clarifying their origins. It is hoped that this effort can promp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nd foreign cultures to learn from each other. At a time when the Western cultural hegemony in the recent 300 years is beginning to decline, mutual learning between different cultures takes on a special significance.

## 目錄

005	序	葉國華	127	「個人主義」不自私	黃山
007	編者語		137	「人」與「權」的結合與轉化	周偉馳
011	作者簡介		147	「集體」給皇帝披上新裝	黃山
013	「自由」的混淆	周偉馳	155	「功利主義」不功利	黃山
021	「自由主義」辨	鄭偉鳴	163	「理想主義」與它的變調	嚴雋寧
031	「民主」與民本	周偉馳	171	「精神」的健康與人文	方子聰
041	殺人的「正義」	鄭偉鳴	179	「宗教」意涵的擴展	周偉馳
051	齊民以「法」	黃山	189	「文明」抑或教化	周偉馳
059	「法治」的刀性和水性	黃山	199	~「主義」考	林同飛
069	有流品無「階級」社會	黃山	207	「哲學」——愛智的行為	周偉馳
079	「國」與「家」的結合與分離	黃山	217	光明正大的「隱私」	黃山
089	「解放」的邊界	黃山	225	性與「自然」	周偉馳
099	如何說「共產主義」這個故事	鄭偉鳴	233	「性別」消亡	楊寶玲
109	「封建」制度與社會 ——兼論宗法	鄭偉鳴	243	「藝術」——超越種族與地域的體驗	嚴雋寧
119	「進化」抑或天演	周偉馳			

《現代關鍵概念的翻譯——貌合神離抑或心心相印》目錄  
Content page of *Key Modern Concepts in Translation - Divergence or Convergence?*

現提供兩冊書訂購優惠，歡迎訂購。如欲試讀書本內容，請即登入 <http://www.1lce.com.hk>。

書名	定價	折扣	優惠價 (已含香港運費)	訂購冊數	總額
三百年的拐點 中國和美國的回應	HK\$108	8.4 折	HK\$90		
現代關鍵概念的翻譯——貌合神離抑或心心相印	HK\$118	8 折	HK\$94		
學校名稱					
姓名	職位				
電話	電子郵箱				
地址					

付款方式：

1. 銀行轉賬：請將款項存入活學文教有限公司賬戶，恆生銀行賬戶號碼 242-178093-001，然後將付款通知書和訂購表格傳真至 2635 1607/ 電郵 [contact@1lce.com.hk](mailto:contact@1lce.com.hk)；或
2. 支票付款：支票抬頭為「活學文教有限公司」。請將支票及訂購表格郵寄至九龍新蒲崗大有街 1 號勤達中心 16 樓活學文教有限公司陳敏小姐收。

如需查詢書本資料，請致電 3923 9711 或電郵至 [contact@1lce.com.hk](mailto:contact@1lce.com.hk) 陳小姐查詢。

## 出版人的話 Publisher's Note

《民胞物與》是保華生活教育集團的學術及社會事務刊物。保華生活教育集團由葉國華教授和陳保琮博士分別擔任集團主席和行政總裁。集團屬下包括：多個非牟利的教育機構、保華基金會、智庫組織；商業營運則有酒店餐飲管理等業務。

本刊創辦的目的是為了加強各地員工的溝通和向心力，同時向社會人士介紹集團的服務和事務，亦報導保華基金會資助的機構的活動，以及與機構理念接近的人和事。葉教授和陳博士以百年樹人為目標堅持教育事業，同時不忘回饋社會，故以古人張載的名句「民吾同胞，物吾與也」為本刊物命名。

*Minbaowuyu* is an academic and social affairs magazine of B & P Group, with Professor Paul Yip as its Chairman and Dr Betty Chan as its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Under the Group, there are a number of non-profit making education institutions, B & P Foundation, think tanks, and business organizations like hotel and catering management. This corporate publication has the objectives of enhancing the communication and identity among staff members and introducing to the general public the Group's services and businesses as well as the activities sponsored by B & P Foundation and engaged by people sharing the Group's views.

### 「民胞物與」出處 The Origin of "Minbaowuyu"

「民胞物與」，出自北宋哲學家張載《西銘》一文，「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張載的哲學思想把宇宙視為一個大家庭，故此天地萬物同出一轍，乾父坤母。人民百姓，如同胞手足，為之「民胞」；宇宙萬物，均與我同類，為之「物與」。

"Minbaowuyu" means "people are my brothers and all things are my kinds". The concept of "unity of nature and man" is the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 of Zhang Zai's ecological ethics. Zhang Zai was a famous philosopher of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of China.



## 保華生活教育集團有限公司 B & P Holdings Limited

地址：香港九龍新蒲崗大有街一號勤達中心十六樓  
Address: 16th Floor, Midas Plaza, No. 1 Tai Yau Street, San Po Kong, Kowloon, Hong Kong

電話 Tel: (852) 3923 9800 傳真 Fax: (852) 2635 1607